

## 第一百三十九章 強悍，因為決心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暗淡的燈光，在這個夜裏，第一次照亮了含光殿的側殿房間。淡淡的昏暗光芒，從桌上那盞宮燈裏滲了出來，讓整個房間顯得有些陰惻，甚至還比不上殿頂那個大洞透進來的月光明亮。

那名宮女滿臉驚恐地看著滿身灰塵的範閑，張嘴欲呼，卻是沒有呼出聲來。

嗤的一聲，範閑雙腳一錯，於倏忽間連掠八步，一劍平直刺出，正中那名宮女的咽喉。

血花一濺，範閑頭顱微低，手腕輕轉，手中天子劍再出，於腋下詭魅刺出，點出一名太監的咽喉。

他再急撤三步，左腳腳尖為樞一轉，整個人就像一名舞者般極美麗的旋轉起來，手中的天子劍耀著寒光，隨著這轉勢，在身前數尺地內，畫出一道寒芒。

寒芒所至之處，驚醒過來的太監宮女盡數倒地，倒於血泊之中。

右腳再蹬青石板地，青石板微碎，範閑的身體如大鳥被縛，以一種怪異的身形，猛然向後退去，狠狠撞在一人懷中，撞的那人筋骨盡碎。

他低著頭，右肘忽然像安了彈簧一樣地彈了出去，天子劍脫手而出，直中右側方衝過來的一人胸膛。

無劍在手的右拳猛地向左方擊出，一拳將最後那人擊倒在地，啪嗒一聲，那人根本不及反應，重重摔倒在地，頭顱像西瓜一樣地被震碎！

瞬息間，連殺八人！

暴戾無比闖入含光殿裏的範閑，一言不發，於沉默中全力出手，天子劍，霸道真氣，讓他像一抹擁有無上法力的遊魂，片刻間攬奪了室內所有敵人的性命，根本沒有讓對方發出一點聲音！

他的劍法承自四顧劍。卻少了四顧劍那種一往無前的天道殺意，反而多了影子天性中的那抹陰寒。

他的拳掌之技承自葉家，卻完全沒有葉流雲那般飄然海上的瀟灑瀟泊意，反多了霸道真氣所天然流露出來地壯烈感覺。

如此殺人，誰能阻擋？側殿裏的人們。除了死在地上的那些人之外。便隻剩下宜貴嬪母子和寧才人，今夜寧才人前來看望三皇子傷勢，故而沒有回自己的所，反而給範閑帶來了極大的方便。

這三位貴人在今夜沒有人能睡得著，所以當範閑如天神般撞入宮殿後。她們在第一時間內反應了過來，隔著那層輕紗，緊張地注視著範閑地一舉一動。

縱使她們對範閑再有信心，也沒有想到，小範大人居然會用如此暴力地方式，在如此短的時間內，將自己身邊監視守護的內廷人員盡數殺死！

掀開紗簾，三人走了下來。看著範閑，麵上的表情各自不同。卻同樣有著一絲震驚，她們感覺眼前這個範閑。似乎在某些方麵。已經與大東山之前的範閑，不同了。

宜貴嬪地臉上滿是喜悅。既然範閑冒險殺入宮來救自己母子，那麼先前暮時對承平所說的擔憂自然不存在。在這含光殿裏被監視居住，宜貴嬪不知道自己母子何時便會死去，今夜驟見救星，她心神一鬆，再看著滿屋死屍殘肢，不由雙腿一軟，便想往下倒。三皇子李承平在一旁扶住了母親的身體，用感激的目光看著自己的先生，用力地點了點頭，眼中已然濕潤。

此時深在含光殿內，外麵不知道有多少侍衛圍了過來，前殿內廷的太監高手猶在，範閑知道自己的暴力突擊，雖然成功地接觸到這三人，但沒有將她們救出去，仍然是個死局。

所以他沒有和老三及姨娘多說一句廢話，直接冷冷說道：“跟著我，闖出去！”

闖出去談何容易，就憑範閑帶入宮中來的這二百人，如果想要控製整個後宮，根本是不可能地事情，而皇城處的禁軍方麵，也不知道內部地清洗，能不能在局勢危險之前解決。

範閑從那名太監身上拔出自己的長劍，用餘光瞥了一眼，看見寧才人臉上透著一絲欣慰的笑容，他不由也笑了起來，自靴中摸出那把黑色地匕首。

三皇子的匕首已經藏在了辰廊旁邊的樹叢中，見先生摸出匕首以為是要給自己防身，扶著母親想往前走一步。

沒有料到，範閑竟是倒轉匕首，將這把匕首遞給了寧才人。

寧才人握著細長的黑色匕首，整個人頓時湧現出一股英氣，畢竟當年是自北伐戰場上活下來的女奴，這些年也未曾忘了鐵血之事。

範閑沒有再望這婦幼三人，沒有耽擱一絲時間，直接朝著偏殿的門口走去。

這個門口不是通往宮外，而是通往前殿！

是的，如果闖出宮不容易，那就不如往宮裏闖。門，全無先兆的，這扇木門就像紙做的一般，被無數股巨大的力量牽扯，破碎開來，漫天飛舞！

木屑未落，範閑的手掌已經與一名太監的手掌粘在了一起。範閑悶哼一聲，真氣全數衝了過去，隻是一掌之交，他已經感覺到了這名太監的厲害，內廷侍衛之中，果然是藏龍臥虎，洪老太監調教出來的徒子徒孫，果然不是吃素的。

太監的五官迸的一聲流出鮮血來，體內被霸道的真氣衝伐著，根本敵不住，然而他的任務隻是拖住範閑一刻，務必讓前殿的高手和太後老祖宗做好準備。

範閑沒有給他拖延時間的機會。

雙掌間煙塵一綻，毒霧直逼那名武藝高強的太監麵目。

太監麵色一變。

範閑右手一震，長劍嗡嗡作響，從自己的肩膀高處橫削了過去。這便是實力上的差距，那名太監在霸道真氣與毒煙的齊攻下，根本沒有餘力再作反應，隻好看著那抹亮光從自己的眼簾中閃過。翻，將天子劍納入袖中，沒有再看這名太監高手一眼。雙膝微蹲，整個人便如巨鳥投林般撞了過去。

他沒有撞向那條不知有多少高手湧來的道路，而是直接撞向了側殿地牆壁！

轟隆一聲巨響，木磚結構的牆壁，竟被他硬生生地撞出一個大洞。範閑沒有理會後方三人的安危。直接從那個大洞裏掠了進去。

而此時。那名僵立在門口的太監高手，脖頸處咯噔一聲，從中斷絕，血淋淋的頭顱掉了下來！

宜貴嬪母子目瞪口呆地看著這一幕。寧才人沉著臉，提著範閑給他地黑色匕首。牽著這對受驚後地母子，沿著那個大洞走了進去。她猜到範閑為什麼如此惶急，為什麼要撞破大洞進入前殿，她也清楚，在範閑沒有控製住局勢之前，這三人的安危，就全數寄托在自己手中的匕首上。

突擊需要的是什麼？便是如閃電一般快速，如平地風雷一般令人意想不到。範閑今夜的行動。十分完美地貫徹了這個宗旨，從入後宮開始。到被侍衛們發現後，他以及他屬下們地速度驟然提速。像陣狂風似地在後宮裏卷著。

他踏上石欄。拍碎金瓦，落入殿中。擊斃眾人，這一切都發生在電光火石間，如果從侍衛們的第一聲喊開始計算，他隻花了十餘擊掌的時間，便成功地殺入了含光殿的核心宮宇。

真真是閃電般的速度，不止敵人反應不過來，甚至範閑也沒有留給自己任何思考判斷的時間，他依憑的是數年來對皇宮的情報收集，憑借地是宮中的眼線，憑借地靈敏超乎常人的超常直覺，就這樣殺了進去！

當然，這次行動最依靠於他往日最為欠缺地勇氣，置之死地而後生地狂妄氣焰！

當範閑以最快的速度殺入含光殿時，跟隨著他地五六十名六處劍手，也於黑暗之中，散成扇形，向著含光殿圍了過來。隻是這些人的速度都刻意壓製著，此時恰恰好抵達了含光殿的外圍。

範閑算的極準，雖說有些低估了後宮護衛力量的反應速度，可這五六十名六處劍手，恰好抵擋住了以極快速度趕來的大內侍衛。

監察院的劍手，精於黑暗之中殺人，而大內侍衛，則是慶國個人武力中的精銳，雖然遠遠及不上範建暗中替皇家訓練的長刀虎衛，然而武力依然十分強悍。

含光殿外，廝殺四起，一瞬間，刀劍相交，不知道多少人被殺死，多少鮮血噴出。不過數息時間，數十名黑衣劍手構築的圈線，便被壓迫的往含光殿方向退了不少距離。

但如果仔細觀察，應該可以看出這些劍手的退並不是被動，而是一種主動的選擇，雖然看似被侍衛們殺的節節敗退，可是也將圈線收小，將含光殿正殿緊緊地圍了起來。

防禦圈越小，反彈之力越大，場間已經有很多人倒下，而那些黑衣的刺客們，卻也是阻住了含光殿的正門，如果裏麵的人想逃出來，難度極大。

而且不要忘記，此時的含光殿內並不平靜。

這正是範閑擬定的四麵亂流而圍，中心開花的戰術。監察院的忠心下屬們憑借著黑暗，與人數越來越多的大內侍衛周旋，而在整座皇宮的中樞，含光殿內，卻要開出一朵鮮豔而毒辣的花來。

這朵花一定要捏在範閑的手指間。衛與內廷高手們的反應極為神速，然而宮中貴人們卻沒有這種能力。含光殿的老嫗們睜開迷糊的雙眼，無聲地咒罵了幾句，卻不知道外麵發生了什麼事。

有些腿腳靈活的小宮女聽著\*\*的咳喇聲，趕緊爬了起來，將\*\*那位慶國實際上的女主人扶了起來。

太後這幾天一直在頭痛，額際上捆著一根黃色的絲線，她有些疲憊地斜倚在宮女的懷中，眼中閃過一絲疑惑。

老年人的耳力並不好，所以沒有聽見側殿房頂被範閑撞破時發出地巨響。也沒有聽見範閑於須臾間連殺八人的聲音。但這位老婦人長年居於宮中，不知看過了多少狂風巨浪，在政治陰謀間的浸\*\*，令她立刻警醒過來。

她的瞳中閃過一道寒芒，猛地從宮女的懷中坐起。厲聲喝道：“關宮門！全部地人退進來！”

太後老祖宗地反應不可謂不迅速。既然猜到宮中有亂，她第一時間內，便要集中自己所有的武力，包圍在自己的身邊。她知道自己的份量，敵人既然入宮。自然自己是第一目標。

如此反應，就和她第一次聽到自己兒子死訊時一樣，簡單而精確，不得不令人佩服。

隻是今夜她注定要失望，因為在她收攏力量之前，已經有一個人殺到了含光殿的中腹之中！

就在殿外侍衛與六處劍手第一次交鋒聲音響起時，含光殿地側後方牆壁，忽然發出了一聲巨響！

磚木亂飛。一個空洞驟然出現，而一個黑色的人影。就從這個洞中飛了出來，如一條行走於夜晚中的蒼龍。瞬息間掠過半空。直撲太後的鳳床！

屋與屋之間最近的距離，不是門與門間的距離。而是牆兩個房間看似極遠，有時候往往隻是半尺厚的牆壁之隔，隻要穿牆而過，天涯便如咫尺。隻是這個世界上又有幾個人能夠像範閑這樣，可以將霸道的先天真氣運至全身，又用天一道地純正心法護住心脈，以防被霸道真氣反噬，從而將自己變成一個大鐵錘，直接將厚厚的牆牆撞碎！

一身黑衣地範閑挾風雷之勢，向著皇太後撲了過來！

一路經過，空氣中發出撕裂般的淒厲叫聲，可想而知他地速度已經被提升到何等恐怖地程度。

由牆上的破洞而至皇太後坐著地床，有四丈距離。

在這條路線上，隻是擦著範閑衣袂邊緣的老嫗或宮女，都被他身上每一細微處都挾著的霸道真氣震倒在地！衣衫不整，鮮血狂奔地震倒！

便在此時，一直停留太後宮中的太監高手們終於發動了，四聲暴喝！四枝幹枯的手掌，向著快速前突的範閑身體上抓了過去，如老樹開花，要縛那林中巨龍！

四隻幹枯老邁的手掌中，不知挾雜著多少年才能練就的純正真氣，太後安坐宮中，如果沒有自己強大的武力守護，怎麼敢用寧才人的性命，去威脅手握重兵的大皇子？

在聽到牆壁如紙一般撕開的聲音後，太後已經扭過頭來，恰好看著這一幕，她的眼神冰冷，滿是信心，似乎此時像天神一樣的範閑，下一刻就會變成一具死屍。

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範閑沒有減速，但是他身上所挾帶的氣勢，卻在這一瞬間，變得一絲全無，整個人在半空中，就像是忽然消失了一樣。

他的身體還在飛掠，但他身體上的霸道真氣氣息，全部斂了進去，整個人顯得柔順至極，平伏至極，幽寧至極。

由極霸道而極溫柔，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真氣，竟會在一瞬間，同時出現在一個人的身上！

四名厲害的太監高手眼瞳微縮，心中覺得十分駭異，在他們的一生中，不止沒有見過，也沒有聽說過誰，能夠將這樣兩種性質衝突十分嚴重的真氣練到巔峰。

而且這兩種真氣法門，明顯都是世間最頂尖的絕學然震驚，但手下卻沒有放緩，而且信心也沒有喪失，這是洪公公所統領的內廷高手中的四位強者，一直以為便是負責保護太後的安全。

他們認為，範閑即便再厲害，也不可能無視自己這四人的聯手一擊。

是的，範閑不是大宗師，但他是整個天下小身法第二快的那個人，當年在草甸之上，海棠的劍尖都刺不中他翻滾的身體，更何況如今心性已有改變，將兩種真氣漸漸融合貫通的他？

這個世界上隻有一個五竹。

範閑的身體在空中忽然縮了起來，左膝一抬，右肩一扭，身體顫抖著，於半空無可借力處中，異常神妙地偏轉了自己的身體。

便是顫了一剎那，偏了少許方位。

第一隻枯瘦的手抓住了範閑的右肩，卻像是抓到了一團雲，渾不著力。

第二隻枯瘦的手抓住了範閑的左臂，卻是抓到了他陰險藏於袖中的劍鋒，劍鋒裂袖而出，在那隻蘊藏著精純真氣的手掌上劃出長長一道口子，露出內裏的白骨，鮮血被真氣一激，全數噴出，淋的範閑半片身子都是血色。

第三隻枯瘦的手抓住了範閑的右膝，撕下一片衣衫。

第四隻枯瘦的手卻...落空了，隻抓住了範閑的一隻鞋！太後的瞳中閃過一絲寒意，寒意未退時，已耀出一抹寒光！

如一陣風至，範閑左手中的劍，已經擱在了太後的頸上。

鮮血從範閑破開的袖子上滴落下來，滴在太後的衣裳上，滴在太後的臉上。

範閑臉色慘白，唇角溢出一絲鮮血，半片身體的黑衣都浸在血水中，終究是被那四名太監所傷，但他的眼神依然無比堅定，用冰涼的劍鋒冷卻著含光殿內所有人的心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